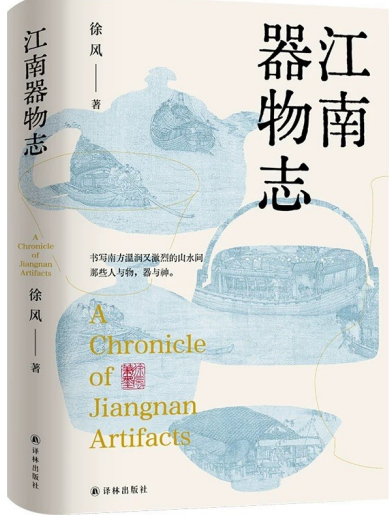


书海寻新



《江南器物志》
徐风 著
译林出版社

央视《读书》栏目评价其“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说世”，中国作家网称其“从一粥一饭、日常物什中挖掘南方文化性格”，出版界更赞其是一部用文字构建的“江南版《清明上河图》”。这部口碑佳作就是无锡市作协名誉副主席徐风的长篇系列散文《江南器物志》。日前，该书入选2025年度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这也是无锡市唯一入选的文学作品。

以器物观照地域与时代

在周而复始的日子里，器物是人们生活中的忠实陪伴。它储存了岁月与记忆，更让不同时代的“美”有了形状。《江南器物志》是徐风今年出版的新作。他以太湖西岸一座百年烟火古镇“器隐镇”为背景，用10个故事单元切入古镇民生，从科举、稼穡、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写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写器物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精要，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演变。一物一世界。徐风被称为“中国最会写紫砂的作家”。这次，他将笔触拓展至更广阔的江南器物谱系中。“很多年持续对‘江南器物’予以关注与追寻，我始终在考虑一个课题：江南人的审美，如何通过器物来呈现？”在徐风看来，紫砂壶作为个体符号，不足以体现江南文化的整体性，他希望通过对一个特定地域烟火生活的百年书写，让陶瓷、木器、玉器、漆器、酒器、农具、餐具、文玩、杂件等“器物群”在俗世生活中以活色生香的形式呈现。于是，徐风将“器隐镇”作为一个“器物人类学”的平台进行书写。他通过明式家具的空

灵线条，解析江南文人的留白哲学；从家传的“邛竹鸠杖”，追问士大夫的为官价值观；从一张“合欢桌”蕴含的封建伦理，观照旧时女性的心酸命运……通过一件件器物，展现江南地域的民生百态、社会结构、历史生活与精神脉络。

艰辛而特别过瘾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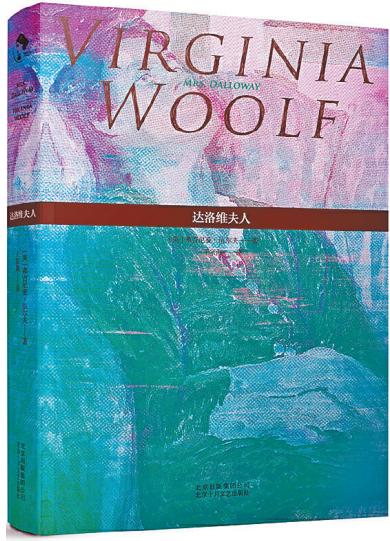
在徐风的笔下，很多沉睡的器物故事，从时光的皱褶里走了出来。徐风说，“这是一次艰辛而特别过瘾的写作”。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徐风查阅了百余本关于器物的书籍，多次前往苏州、南京、上海等地查阅地方志并走访一座座博物馆，探寻古代器物与人们生活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他借助田野调查、文物探究、史志爬梳、古籍钩沉等方法，运用文学推演、紧扣器物与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呈现了器物背后传统江南的社会生活密码。比起小说，散文如何讲好故事？《江南器物志》打破了传统散文叙事模式，将历史考据、非虚构写作与抒情笔法交织。业内人士评价，一方面，徐风扎根于扎实的器物文化研究与地方风物考据，确保叙事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作品中丰满生动的故事和人物成为叙事的引擎，赋予冷硬的器物以温度与灵魂，让历史与情感得以鲜活演绎。因此，徐风的“器物志文学”，承载了对民间精神的重掘与器物精神本质的叩问，也为思考中华文明与地域文化的承续与再生，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文学样本。在书写《江南器物志》的过程中，徐风对器物也有了新的理解。他表示，英国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说：“器物使人成为人。”中国哲

学最早提出“道器之辨”，认为器物是“道”的具象化载体。而米勒的命题揭示了江南器物不仅是生活器具，更是“地域人格”与生存智慧的物质凝结。在当代，这一观点还提醒人们，要珍视传统手艺，警惕器物异化，思考未来人机关系。

让更多人了解江南文化

《江南繁荒录》《做壶》《包浆》……徐风长期深耕江南文化题材创作。《江南器物志》聚焦江南百姓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器物，在讲述器物演变的过程中，为读者揭示了器物如何塑造江南人的精神世界、参与江南人的日常生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认为，《江南器物志》既是徐风器物书写的突破之作，更是思索江南风土与历史文化的深沉之作。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直言，写江南，就要像徐风这样，从一草一木、一器一物去写。在草木和器物之间，徐风写活了江南的人物与精神。《江南器物志》曾以专栏“江南器物”在《收获》杂志上连载。今年7月，《江南器物志》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随即入选7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央视《读书》栏目“CMG总台好书”，还入围了中国作家网“2025年第四期文学好书”，入选“凤凰好书”7月榜、《光明日报》8月“光明书榜”等，成为多个权威读书平台共同推荐的佳作，为更多人了解江南文化、感知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在江南的落地，提供了全新视角。据悉，徐风的另一著作《布衣壶宗：顾景舟传》的全新修订版也将于本月在顾景舟110周年诞辰之际，由译林出版社郑重推出。

拾光书架



《达洛维夫人》
[英]维吉尼亚·伍尔夫 著
王家湘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世界是一个荒岛，人潮宛如拍打着它的海浪。在风或日月引力的作用下，两个完全陌生的人竟然在某一个时间点实现了在荒岛上的位置共享。在哲学意义上这可能就是存在的偶然，荒诞和神奇吧。和小欧的相识便带着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甚或是夸张的剧本感。那是2019年，我在“三联中读”App里买了一个哲学课程，然后被拉入一个几百人的大群。某一天，兴之所至，我在群里问了一句：有人喜欢阿兰·德波顿么？不过是一个不见得有多少意义的问号，不过是一条微小到几乎不见波澜的信息，想不到有人立刻回应了我，她就是小欧。其时，我正在读阿兰的《拥抱逝水年华》，正是这一本书，开启了我对普鲁斯特的兴趣。也正是源于对普鲁斯特的热爱，之后我俩都进入了一个“追忆似水年华”的读书群。虽然性格均属内向的我俩在群里彼此之间的直接交流并不多，但我还是积累了对小欧的一些了解：她的文学启蒙是卡夫卡，因为博尔赫斯的书认识了爱伦小别，在美国陪读了几年后又一起回国，两个人在苏州安了家，去年生下了女儿小摩拉。我其实是个体边界感特别强的人。虽然看着性格温和、容易相处，但真正能接近我且生出亲近感的人几乎没有。我一直觉得人世是属于个人的荒原，保罗·策兰曾写过：“荒凉，织进了我们四周的白昼。”假如在人世间能幸运地遇见一两个可以深谈者，便恰似在荒野看见洁白的野百合，于一阵沁人心脾的芬芳中含笑相认，喜悦不已。亦如诗经所云：“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相识7年之后，在2025年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周六，我和小欧相约见面了，只可惜那时的风并无一丝凉意，仍然夹带着烘烤似的恼人气息。见面的这一天清晨，我有点坐立不安。很

早就醒了，然后起身在楼顶浇了我的花，又将书桌上的花瓶换了水。花瓶里插着一枝镰仓长夏，紫蓝色，圆如满月，大如头颅。插在花瓶里的它仿佛是一朵巨大的云彩，有着印度洋一样迷人又诱惑的渐变色。花瓶放在书桌上，每次我坐下来时都会顺手给它洒点水，如此炎热天气之下这枝绣球竟保持了10天。我想要它的鲜活更持久一些，但心中明白世人所渴望的持久或永久不过都是一些虚幻之光，都是一夕朝露罢了。恐怕在“永久”这个词背后永久的只能是变形或消失。当天上午11点多，我终于在酒店见到了小欧一家：小欧、小别、小摩拉还有小欧的妹妹。小欧穿着一件温暖的杏色碎花连衣裙，衣服上的印花有又细又淡的树叶和深红的小圆果子，我辨认不出那是樱桃果还是山楂果，不过我情愿它们是山楂果。因为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用了很多篇幅描写过山楂树，也给了它们一种象征意义：以天然的姿态融入回忆的巨厦，成为对抗时间流逝的永恒印记。因为我说了一句“与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小欧便追问我哪里不一样。或许是看惯了她的那个圆脸大眼睛的漫画头像，不自觉地就会把一些漫画特质投射在想象中吧，比如言笑晏晏或甜美天真，但我一时又表达不出，只好挠挠头说：“以为你是长头发。”毕竟我一直觉得小欧是一个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女生。现在仔细回想我们彼此之间的聊天，似乎引起小欧兴趣的都是关于写作的一些问题，比如究竟是什么导致我开始写字，或具体是什么时间开始写字，或最初受哪个作家影响最大，或写完一篇文字之后会不会觉得身心疲惫。小别是中科院的博士，之后去美国读了博士后，专业是生物制药。我们还聊了一些医疗医药的话题，我感觉小别有点像卡夫卡《城堡》里面的土地测量员，身上有着人类在现实

社会结构中必有的挣扎或在荒诞世界中寻求归属和意义的努力。我问：“觉得生活有压力吗？”小别表示她不会忧虑未来，又自称对所有人的生活姿态都能够理解。这难免让我惊讶，不忧虑未来想必是更注重事物的过程而忽略其结果，而能深度理解他人的人想必也已经深度认识了自己。小欧一直居家照顾小摩拉，脸上有一些疲惫的痕迹，说是晚上睡不好，还脱发。我问她的理想，她告诉我，希望在陪小摩拉一起长大的同时也能治愈自我的阴影。她问我现在看什么书，我说：“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小欧是“90后”，山东人，我们之间有着20岁的年龄差距。她问我：“现在的你和10年前的你有什么区别？”我想了想，在逝去的那些岁月里，当我用尽全力从偏执的深渊里跳出，这一刻的我看待万事万物的目光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我说：“可能不再有执着之心了吧，看待事物更随意和顺其自然。”据说宿命般的相遇都是创伤性的，也会特别令人成长。如今的我更习惯以一种观察者的身份在人间穿行，观察自然，观察他人，也观察自己。很少有人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在人间总是显得被动，很少起意去探寻他人的人，在自我的世界里竟是无比积极主动的。无论如何，像我这样一个在意识的河流中漫无目的地写字的人总可以在文字之中看到春风吹起、秋雨袭来，看到花开如雪、雷电轰鸣，它们带来的感受已经足够丰富，在入世之中被爱或被懂得固然好，但如若没有，也不过就是像济慈所说的那样：“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这也没什么不好。生命原是一种步伐和节律，而人生不过是一场体验或记录，体验悲欢离合，记录形神从丰美至凋亡，而作为一个人间生命体存在的终极意义，或许是努力顺应真实的自我并接受人生的无意义吧。

观《戏台》，照见“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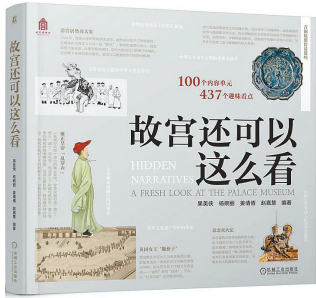
□吴仁山

因自觉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他拒绝渡江，返身与汉军再度激战，终致重创后自刎而亡。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悲情故事。作为草莽英雄的洪大帅，平素最崇拜的就是项羽，戏台上演绎的“霸王别姬”故事，让他想起自己折戟沉沙的鏖战之地，硝烟蔽日，部属血染军衣——此景是他的毕生之痛。与其说他是哭项羽，倒不如说是哭自己。因此，他声嘶力竭地以武力胁迫，要求修改剧中项羽的结局，虽是莽夫的闹剧，但也算是惺惺惜惜。影片剧情在错位与荒诞中推进，陈佩斯所要表达的意图也愈加清晰：从洪大帅的肆意胡为中，观众可“放大”种种联想，比如自己也曾经为一台戏、一幕剧，或会心一笑，或黯然神伤，抑或痛心流泪，这种杂糅喜怒哀乐的情

情感共鸣，便是灵魂深处被艺术唤醒的神秘时刻。旧时，不少地方的老戏台上，通常会挂这些对联：“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古事比今事，要知今事通古事；戏情即世情，欲晓世情看戏情”“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讲的大概就是这层意思。少时，曾听说书人云：“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子。”当时，感觉这句话是对唱戏人和看戏人的嘲讽——明知戏是假的，唱的人和看的人却那么认真。现在想来，又多了一分深意：“唱戏的疯子”，说明表演者投入了全部身心和真感情，把自己与剧中人物而为一；“看戏的傻子”，说明作品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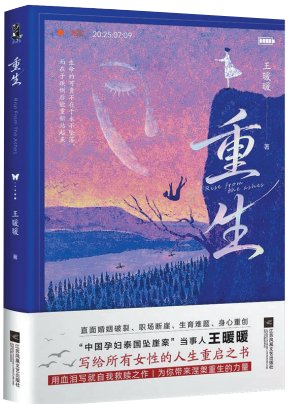
果，观众被作品深深打动，与剧中人合而为一。这种共情是观众与创作者、表演者共同完成的。当大幕落下，观众回味无穷，带走的不仅有曲折离奇的剧情，还有被角色“照亮”的对于人生的新理解，以及在他人故事中凸显的自己内心的新愿景。从这个角度而言，电影《戏台》中的洪大帅，无疑就是“看戏的傻子”，因为他的悲哀在于不懂戏；认为戏比天大的凤小桐，的确也是“唱戏的疯子”，因为他的坚持在于太懂戏。其实，他们与普罗大众一样，都是在戏中看自己、演自己。仔细琢磨，正应了那句老话：“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明了其中的含义，真正领悟人生的真谛？

速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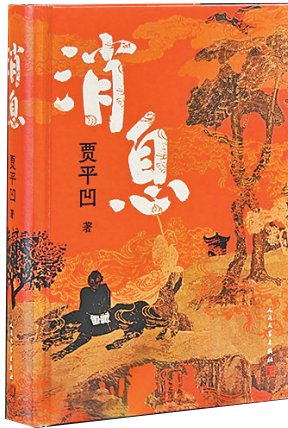
《故宫还可以这么看》
果美侠、杨婉丽、姜倩倩、赵嘉慧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旨在通过100篇故宫主题文章，从专业视角出发，用妙趣横生的选题、深入浅出的表达、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具有深度的文化知识，向各年龄段的读者展示故宫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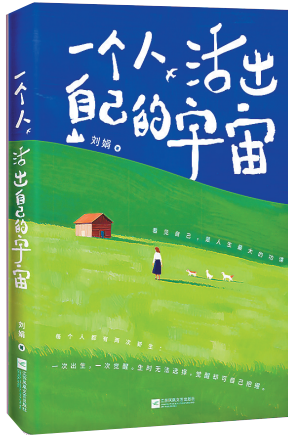
《重生》
王暖暖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一个平凡女性在命运绝境中破茧重生的故事。作者王暖暖首次讲述坠崖案背后从未公开的细节，用亲身经历证明：那些打不垮你的，终将成为你的翅膀。



《消息》
贾平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以黄河晋陕大峡谷开篇，浩荡河水拉开故事的宏大序幕，以天地、生灵、古塔、树木、河流等自然意象和气韵，将传统与现代、天地与世情融为一体，晕染勾勒出一幅斑斓多姿、灵秀传神的当代“山居图”。



《一个人，活出自己的宇宙》
刘娟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关于情感选择、关于自我觉醒、关于事业、关于角色、关于处境……作者通过反思自己的人生过往，把自己的思考与纠结、蹉跎与困顿和读者共享，相信这些所思所感，能为读者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参考。